

# 興趣與嚴謹：我的治學一得

丁邦新

中央研究院

在中國語言學的園地裡耕耘了幾十年，回頭想想走過的道路，還有一點心得可以給別人參考，尤其是新入門的年輕人。這篇短文算是我給青年語言學家的贈禮，希望沒有白頭宮女的氣息。

## 1. 多層面的興趣

趙元任先生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退休的時候，退休慶祝會上有人問他：“你一輩子做語言的研究究竟是為了什麼？”他的回答是“*For fun!* (為了興趣!)”這一個回答描述了他一生所做的工作，總是覺得趣味盎然。我覺得“興趣”是維持我們長久工作的一個動力，當然，不只是一上來選擇一個有趣的題目，主要在於一層一層追索下去，一直覺得有意思，等到問題解決了，就有“有成就”的感覺，好像詩人完成了一首自己滿意的創作。

### 1.1 如皋方言

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老師董同龢教授給的，調查我的家鄉話——如皋方言的音韻(丁1966)。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的家鄉話有那麼多好玩的地方，為什麼有那麼多鼻化韻母？把鼻子塞起來聲音就發得不對了；為什麼有些入聲字出現在詞語前面的時候喉塞音尾就不見了，聲調甚至於韻母也產生變化？例如：

六 loʔ 35：六萬 lo 11 ṽe 11

日 riʔ 35：白天 rei 11 tei 11

如皋話究竟是下江官話(江淮官話)還是吳語？下江官話跟吳語有什麼分別？問題一個一個產生，興趣也跟著一層一層深入。有些問題不一定當下就能解決，就可以留著慢慢探索。

### 1.2 國語中的並列語

我自己主動寫的第一篇論文是由一個笑話引起來的。那時候我剛得到碩士學位不久，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記人家夫妻兩個吵架。丈夫說：“男女男女，男在上，女在下，當

然男比女重要！”太太說：“陰陽陰陽，陰在上，陽在下，陰是女，陽是男，所以女比男重要！”丈夫說：“夫妻夫妻，夫在上，妻在下！”太太說：“雌雄雌雄，雌在上，雄在下！”兩個人各舉了很多例子證明自己比較重要。這當然是一個笑話，我當時想，真奇怪，“男女、夫妻”的次序大概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社會所決定的，但是為什麼我們不說“陽陰、雄雌”？換句話說，並列語的次序是怎麼決定的？

我想要研究這個問題，必須要有足夠的材料，所以就翻檢《國語辭典》，首先就發現許多並列語的次序不能顛倒。例如：

多少 風雨 手腳 買賣 吵鬧 燈火 水土 支援 衰朽 教養

我們不能說：

少多 雨風 腳手 賣買 鬧吵 火燈 土水 持支 朽衰 養教

根據趙元任《中國話的文法》：“並列項目的次序，在文法上是可以顛倒的，雖然有時在習慣上不可以顛倒。”(丁邦新譯本 1980：144) 當時我的問題是：為什麼有這個習慣？“細細推究起來，某一種次序之所以成為習慣的用法，當然可能是純粹的偶合，但是如果不是偶合的話，是不是可以有別的解釋呢？”(丁邦新 1969:158；2008：302)

《國語辭典》的材料中有些序列語顯然跟傳統或時間有關係，一律不收。例如：

父子 夫婦 兄弟 君臣 師徒 主僕 秦漢 孔孟 甲子 問答

序列語除外，再加上一些別的資料，一共得到 3056 條雙音節的並列語，當時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，姓氏“李”出現時似乎有一個固定的趨勢：

溫李—溫庭筠、李商隱

蘇李—蘇武、李陵

李杜—李白、杜甫

蘇李—蘇味道、李嶠

李杜—李固、杜喬

蘇李—蘇頌、李义

李杜—李膺、杜密

牛李—牛僧儒、李德裕

王李—王世貞、李攀龍

出現在“李”之前的都是第一聲(陰平)第二聲(陽平)的字，出現在“李”之後的都是第四聲(去聲)的字，這個次序會不會是因為名氣大小或者年齡長幼而定的？仔細考究一下，

例如李商隱(812-858)比溫庭筠(820-870?)年長，名氣至少不相上下，而李在溫後；李攀龍(1514-1570)的年紀跟名氣都在王世貞(1526-1590)之上，但排名在後。又如：

劉白—劉禹錫、白居易

元白—元稹、白居易

白居易(772-846)跟劉禹錫(772-842)元稹(779-831)同時，而名氣更高，排名也在劉、元之後。“劉、元”都是第二聲(陽平)的字，“白”也是第二聲的字，一定有一個原因才會如此排列。

從“李”字出現的情形使我想到可能是聲調的原因使得並列語產生某種次序，從“白”字出現的情形使我想到可能是入聲的關係才會如此。但是國語沒有入聲，那就要用歷史上的四聲“平上去入”來討論了，所以我的研究分開從兩個方向出發。

第一個方向是純從國語的角度來分析 3056 條資料，結果得到下列的規則：<sup>1</sup>“在國語中，所有雙音節並列語的兩個成分除屬於同一聲調以外，它們是按聲調的不同而排列的。兩成分中如有一個是陰平字，它一定在前(包括陰平—陽平、陰平—上聲、陰平—去聲)；如有一個是去聲字，它一定在後(包括陰平—去聲、陽平—去聲、上聲—去聲)；如沒有陰平字，也沒有去聲字，則陽平字在前(包括陽平—上聲)。”(丁邦新 1969:165; 2008: 308)這條規則代表說話的人在組成並列語時所流露的自然節律，一共可以涵蓋 86%的材料，有 14%是例外。

上文提到“白”字是入聲，也許有些詞彙產生的時候遠在國語形成之前，我就用中古音的四聲重新來觀察這批資料，暫時不管平聲分化、濁上歸去、入聲消失等問題。我也得到類似的規則：

“在中古漢語中，所有雙音節並列語的兩個成分除屬於同一聲調以外，它們是按聲調的不同而排列的。兩成分中如有一個是平聲字，它一定在前(包括平—上、平—去、平—入)；如有一個是入聲字，它一定在後，(包括平—入、上—入、去—入)；沒有平、入聲字時，上聲字在前(包括上—去)。”(丁邦新 1969: 165; 2008: 308)

這條規則可以涵蓋 90%的材料，有 10%是例外。如果回頭檢看一下上面舉過的次序不能顛倒的並列語，絕大部分都合於這兩條規則。例如上面舉過的例子：

多少 風雨 手腳 買賣 吵鬧 燈火 水土 支援 衰朽 教養

現在問題來了，我的資料來自於《國語辭典》，我們無法肯定哪一條並列語形成於什麼時代。要考證每一條詞語的形成年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，所以上面的觀察只是籠統的說法。要徹底討論這個問題，必須嚴格限制材料的時代，我只好另起爐灶，研究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詩經》中並列語成分之間的聲調關係。

### 1.3 上古音中的並列語

因為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詩經》的著作時代大致肯定，《論語》是對話式的，《孟子》也接近語言的實錄。雖然時代不同，但都在上古音的範圍裡。《詩經·國風》不是民間歌謠的本來面目，大致都經過文人的潤色，具有樂歌的形態，“雅、頌”與音樂的關係也很密切。既然要配樂，自然要合于自然的吟誦。句法上或者有時候跟口語有一點距離，但是並列語的構詞應該一樣。換句話說，應該可以顯示上古音中自然的節律。例如：

酒食 損益 夷狄 狂簡 辭氣 松柏 師旅 鐘鼓 鳥獸 賓客

跟國語一樣有一些“序列語”要剔除，例如：

日月 上下 神祇 雅頌 公卿 晝夜 二三 五六 長幼 文武

分析的結果也得到一條規則：

“在雙音節並列語中，如有平聲字，它總用為第一成分；如有入聲字，它總用為第二成分；在沒有平、入聲字時，上聲總用為第一成分。”(丁邦新 1975b: 35; 2008: 331)

把三種材料先分開觀察,再合起來統計，我發現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中的並列語更能顯示自然的節律，合規則的都在 86%左右，《詩經》只有 76%。原因大概是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更接近口語。這個規則跟前面提到的中古的雙音節並列語的規則是完全一樣的。

### 1.4 平仄的意義

上面所說的兩篇文章是我早期所做的研究，主要是興趣在背後推動。問題一個接著一個，越做越廣，也越做越深。到最後感覺問題解決了，這時候又注意到別的問題，又有興趣做不同的探索。

上文指出在並列語中平聲字總是在前，那麼平聲字究竟怎麼讀呢？中學時代學寫古典詩的時候就知道“平仄”這個名詞，後來我就想這個兩分法為什麼“平”是一類，而“上、去、入”是另外一類？為什麼明顯的舒聲“平、上、去”不是一類，明顯的短調“入”不是

一類？看到許多學者討論平仄的意義，有人認為是輕重，有人認為是高低，也有人認為是長短。因為梵文有長短音，好幾位都用日本安然和尚《悉曇藏》中梵文對音的部分資料，但是結論並不相同。於是我想起可以把《悉曇藏》的資料全部都檢索一遍，也許可以觀察得清楚一點。果然，看了《悉曇藏》中梵文對音的全部資料之後，發現“平仄”的意義既不是輕重，也不是高低、長短，而是平調跟非平調的區別。結論如下：

“平調指平聲，非平調包括上、去、入三聲，其中上聲是高升調，去升大約是中降調，入聲是短促的調。”(丁邦新 1975a:13；1998：80)

應用到詩律方面，中國詩中的“平平仄仄”就是“平仄律”，就是平調跟非平調的組合。平聲字因為平調的關係，可以任意延長，便於吟詠；仄聲字由於調型不平或特別短促，無法拉長，所以“平仄律”應用起來跟長短是相關的。

### 1.5 七言詩的起源

大體說來，由於閱讀的面增廣，注意的問題增多，追究問題的興趣隨著提高。這種興趣就跟解答一道幾何題目的興趣類似，此起彼伏。有些問題放在心中多少年，可能由於某些材料的發現找到解決的線索，終於使得難題豁然而解。

舉一個例子來說，早年讀王力先生的《漢語詩律學》，他說：“七言詩的起源，似乎比五言更早，至少是和五言同時，這是頗奇怪的一件事。”當時我就想可能七言詩來自楚辭，跟來自詩經的五言詩源流不同。我收集了一些漢初的楚歌加以比較，似乎可以證明楚辭、楚歌就是七言詩的來源。這個問題一直在心裡，多年以後，我發現一個比較堅實的證據：

漢高祖大風歌：大風起兮雲飛揚。

漢武帝秋風辭：秋風起兮白雲飛，草木黃落兮雁南歸。

曹丕燕歌行：秋風蕭瑟天氣涼，草木搖落露為霜，群燕辭歸雁南翔。

一般都承認曹丕的《燕歌行》是七言詩之祖，現在看這三首詩的句子：從“大風”到“秋風”，“雲飛揚”到“白雲飛”，“草木黃落”到“草木搖落”，“雁南歸”到“雁南翔”，任何人都要承認這三首歌行的前幾句有辭意沿襲的現象。可見七言詩從楚歌脫胎換骨，從有「兮」到沒有「兮」的走向。(丁邦新 1999：326；2008：596)他們三位都是皇帝，這樣前後的

沿襲大概顯示了皇帝的氣象。而我的推論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就是證明了七言詩是從楚辭楚歌演變而來，形成的時代在西漢之末東漢之初。

## 2. 嚴謹的尺度

寫文章當然要嚴謹，不然漏洞百出，經不起考驗。如果發現有漏洞，自己先設法補起來。盡可能留有餘地，不要把話說死。我從老師那兒得到的告誡是：“寫文章時只說該說的話，不該說的地方就不說話！”這當然是嚴謹的態度，不敢肯定的地方不做沒有把握的推論。但是對於看得到的問題，即使不能解決也要點明可能的方向。

常常聽人說，文章寫好之後要放一放，不要急著發表，這也是一種嚴謹。但是我覺得有時間性的文章放久了就失去時效，最怕的是在你放著的時候別人發表了類似的意見，原創性大為減低，反而要引用別人的看法。我自己就有兩次經驗。

### 2.1 潮州話的文白

1972 年鄭錦全跟王士元聯名發表關於潮州話聲調變遷的文章(Cheng and Wang 1972)，認為中古的濁聲母去聲字在潮州話中分讀陽上和陽去，是詞彙擴散的一個證明。我看了他們的文章就發現潮州的材料可能有文白讀音混雜的問題，其實中古的濁去字在潮州話中文讀是陽上；白讀是陽去，因此這是文白的問題而不是詞彙擴散的現象。

我的文章大概在 1976 年寫成(丁 1979；2008：167-179)，並在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討論會上做過報告。放了一兩年，改寫成英文，1978 年又在第十一屆漢藏語言學國際研討會上宣讀，1979 年才正式發表。但那時候丹麥學者易家樂已經在文章中提到閩語有層次的問題 (Egerod 1976)，我只好引用他的看法。好像他的說法在前，其實在我寫文章的時候完全沒有看到他的說法。幸好我的文章資料翔實，可以看得出來並不是先受到他的啟發。可見文章放久了會有後遺症。另外一次類似的經驗，更是讓我難忘。

### 2.2 變調及原調

大概是 1980 年左右，我調查海南島的一種臨高話，發現臨高有兩種方言，聲調的系統不同：

聲調：	1	2	3	4	5	6
甲方言：	35	55	33	11	<u>55</u>	<u>33</u>
乙方言：	11	55	33	22	<u>55</u>	<u>33</u>

兩個方言的聲調系統非常接近，只有第 1 調大不相同。所有的聲調都沒有變調，只有甲方言的第 1 調例外，單念是 35，連讀時從 35 變成 11。例如：

魚 ba 35            金魚 ba 11 kim35

甲方言連讀變調的調值正是乙方言本調的調值。仔細比較兩個方言，如果要擬測它們的母語，對於第一調的擬測最好的辦法就認為它是 11，甲方言單念時變成 35，連讀時還保持原調；第四調則是 22。換句話說，乙方言更為存古。

這個發現讓我想起可能一般所謂的“本調”並不一定是本來的調值，只是單念的調值；而所謂的“變調”只是連讀的調值，並不見得是變化後的調值，反而可能是原來的調值。我就把這個想法應用到閩南語，立刻發現大部分的閩南語本調差異很大，而變調的方向卻大致相同。我覺得“變調即原調”這個理論至少一部分可以成立。

就在這時候橋本萬太郎到臺灣來，我跟他談起這個看法。不久，他回日本研究臺灣宜蘭的閩南語，得到跟我同樣的發現。他寫了文章要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 (Hashimoto 1982)，我立刻整理舊稿，趕在同一期上出版 (Ting 1982)，不然又得引用別人的著作了。

我的結論是：如果你的研究是別人不容易做的，寫完文章等一等沒有關係，放一下可以考慮得仔細一點，使文章更為嚴謹；如果也有別人做類似的研究，有了結果趕緊發表，不然就錯失時效了。

### 2.3 漢台語同源論——無三不成例

從 1936 開始，李方桂先生就認為漢語跟台語大體上有同源的關係，到晚年並沒有放棄早期的看法。但是漢語跟台語之間卻找不到大量的同源詞，難以建立嚴謹的對應關係。前幾年我深入探討這個問題，發現有些特殊的對當(丁 2005；2008：424-437)顯示兩者同源的關係。

漢語的“五”是疑母字，“六”是來母字，現在的台語暹羅話分別讀 haa C1、hok D1S

<sup>2</sup>，不贊成漢台語同源論的人說這都是漢語借字。但是這兩個字漢語沒有一個方言讀 h- 聲母，h- 是從哪裡來的？我發現其實台語“五”字的 h- 是從 hŋ- 來的，跟漢語的 ŋ- 對當；“六”字的 h- 是從 xr- 來的，跟漢語的 l(< r)對當。當我得到這個結論的時候，我的問題是有沒有平行的例子？

這個時候我給自己訂下一條規則：一定要有三個例子，這個對當才能成立。可是要找三個例子談何容易？最後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我終於找到了：

意義	古台語	漢語上古音
鵝	* han B(<hŋ-)	雁 ŋran 去
下顎	* hŋiak D	顎 ŋak 入
五	* ha C(<hŋ-)	五 ŋag 上

---

魚網	* xre A	羅 lar 平 (l< r)
魚簍	* xriŋ A	籠 ljuŋ 平 (l< r)
六	* xrok D	六 ljəkʷ 入 (l< r)

我想“無三不成例”應該是一種嚴謹的態度。萬一找不到三例怎麼辦呢？那就老老實實說明，只找到一例或二例，話就不能說滿了。

### 結語：引用與抄襲

以上我就“興趣”跟“嚴謹”兩方面說了一些自己做研究的心得，現在來談一下引用與抄襲。

眾所周知，引文一定要加引號，一定要注明來源，不注明就有抄襲之虞，這是寫學術文章的人必須謹慎的事。問題是有時候不能長篇累牘地引用，只能說明大意，那就要注意不能讓讀者有誤會的可能，不能讓讀者把別人的意見誤會為你的意見。有時候有些出名的例子大家都引用，不清楚是誰最早提出來的。因為只是例句，不是個人的看法或理論，要求可以不太嚴格。例如：“臺上坐著主席團”，我已經記不清是不是朱德熙先生最早提出來的，假如我在文章裡討論這個句子，應該不算是抄襲。還有古書中的例子，常常輾轉引用，應該算是大家共同的財產吧！

最忌諱的是抄襲別人的想法，據為己有。只要有一次前科，就終身受害，所以大家用最嚴厲的話語來指責：標竊！我們做研究的人千萬要注意，這是最不能犯的錯！有時候看法類似，其實並沒有標竊，總可以設法解釋。例如：閩語指稱“人”的字有好幾位學者認為是“儂”字，就不能說誰的說法在前，別人就是標竊。

羅傑瑞 (Jerry Norman) 1983 年在《方言》發表的文章 *Some Ancient Chinese Dialect Words in the Min Dialects* 最有名，有人一直以為他是最早提出這個說法的。其實 1980 年黃典誠就在《方言》發表過《閩語人字的本字》。而我總覺得我也有同樣的看法，並不是從他們兩位得到這個看法的。後來我找了半天，才發現 1977 年在我跟四位學生合作的文章中提過這個看法，那篇文章是在臺灣一本非語言學的學報《中國書目季刊》發表，相信他們兩位一定都沒有看到。真可以說是英雄所見略同。

拉拉雜雜說了不少治學的經驗，給年輕的學者做參考。現在用兩句話來結束這篇短文：“請保持研究的興趣，以嚴謹的態度敘述你的發明。”

#### 注釋：

1 這裡就國語立說，方言的情形可能有不同。

2 這裡的 C1、D1S 表示暹羅語的聲調。

#### 引用書目

丁邦新 1966 如皋方言的音韻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（以下簡稱《史語所集刊》）36: 573-633。

1969 國語中雙音節並列語兩成分間的聲調關係，慶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，《史語所集刊》39.2: 155-174。

1975a 平仄新考，《史語所集刊》47.1: 1-15。

1975b 論語，孟子、及詩經中並列語成分之間的聲調關係，《史語所集刊》47.1: 17-52。

1979 A Note on Tone Change in the Ch'ao-chou Dialect, 《史語所集刊》50.2: 257-271.

1980 翻譯：《中國話的文法》，趙元任原著 *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*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458pp。1982 再版，2002 增訂版。

1982 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, 《史語所集刊》紀念趙元任先生論文集 53.4: 629-644。

1998 《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》，商務出版社，北京，297pp。2008 再版。

1999 七言詩的起源，《國學研究》6:319-326，北京大學出版社。

2005 〈論漢語和台語的關係---李方桂漢台語同源論的檢討〉，《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》，9-25. 臺北: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。2008 《中國語言學論文集》，中華書局，北京，635 頁。

丁邦新、何大安、楊秀芳、羅肇錦、顧百里 1977.閩語方言研究選目，《中國書目季刊》11.2: B1-B41。

黃典誠 1980 閩語人字的本字，《方言》4:312-313。

Cheng, Chin-chuan and Wang, William S-Y. 1975 Tone Change in Chao-zhou Chinese: A Study of Lexical Diffusion. *Paper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Henry and Renee Kahane*, ed. By B. Kachru et al, 99-113.

Egerod, Søren 1976 Tonal Splits in Min,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 4.1:108-111。

Hashimoto, Mantaro 1982 The So-called 'Original' and 'Changed' tones in Fukienese, 《史語所集刊》53: 645-659。

Norman, Jerry 1983 Some Ancient Chinese Dialect Words in the Min Dialects, 《方言》3:202-211。